

石岩湖綠道。資料圖

港深地名故事

我剛來深圳的時候，是1992年，那時候從深圳去寶安叫「出關」，需經過邊防檢查，在檢查站兩邊是鐵絲網圍起來的兩個世界，一個是特區，一個是關外。其中從西麗出去有個白芒關，出關便到了石岩，會看見深圳西部最高的陽台山。彼時做記者，常常會在出關前調侃一句：西出陽關有故人。那時節奏太快，和我一樣，很多人都與石岩擦肩而過，卻少有駐足停留的，但是這些年步履開始慢下來了，走進石岩的人也多了，一旦走進陽台山、石岩湖、浪心古村，爬爬山，走走村道，再泡個溫泉，便會發現曾經錯過了太多。

作者簡介

胡野秋

文化學者、作家、鳳凰衛視《縱橫中國》總策劃、香港衛視《東邊西邊》首席嘉賓。主要著作有：《深圳傳》《冒犯文化》《胡腔野調》《六零派：文學對話錄》《觸摸》。

「西出陽關有故人」走進石岩慢下來

烏石岩大有來歷

1 石岩的名字很硬氣，容易讓人產生蒼涼、洪荒的感覺，其實這裏秀水青山，一派蔥綠。

石岩的名字確實與石頭有關，而且是「烏石岩」，也不止一塊，原指境內的一座大石洞，該石洞由三塊巨大而烏黑的石頭天然搭建而成。

所以，石岩最初的名字叫烏石岩。

康熙版《新安縣志》載有傳說：「烏石岩，在陽台山下，內有石岩三面，東缺一面，頂有大石，堪作牆。鄉民祝曰：『惟願此石，可補四面，周圍無缺矣。』是夜，神即移石補足，石痕猶在。」

中國是從來不缺傳說的，官家記載的傳說自然高大上，民間也有自己更接地氣的傳說。據說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位神仙領玉帝聖旨到了此地巡查，見這山地荒涼，衆生難飽，頓生憐憫，於是施展仙術，壘石造田，撒籽種糧並遣下一處巨大的烏石岩，老百姓發現只要在石上敲三下，石縫裏便有米流出來，凡上山砍柴勞作或路過又腹飢無着落的人，均可用碗接米作炊。於是鄉民趨之若鶩，但這烏石岩有靈性，每次只給取米者夠食的量，多取則斷流。後遇一貪婪者嫌米流出太慢，於是試圖將烏石縫隙捅大好用桶去接米，由於用力過猛將石縫搗穿，大米嘩嘩流出，貪心者滿心歡喜地挑了一擔米回家了，但回家後這生米卻怎麼也煮不成熟飯。自那以後流出的烏石縫就再也見不到米流出來了。

烏石岩徹底征服了鄉民，大家在此建起了「烏石岩廟」，香火一直很盛，直至今今。

烏石岩廟，又稱「慈石古寺」，寺內有觀音塑像，創建莫考，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《重修慈石古寺碑記》記載該寺「寶安勝地，樂利名場。狀古岩奇，雅推仙跡，寺所由來久矣。」

烏石岩廟的香火不是一般的繁盛，四鄉八鎮的人們都來朝拜，逐漸形成一個商業中心。由於佛寺的公共屬性，寺廟人員流動量極大，明清形成了「因寺立墟」的習慣，「烏石岩墟」便也應運而生，明嘉慶《新安縣志》卷2《輿地略·墟市》記載為「新增」，可見該墟當成立於嘉慶年間（1796-1820）。烏石岩墟地處南頭、龍華、公明交界，連接珠江口和陽台山山區，是漁貨和山貨交



陽台山山頂。資料圖

流的集散地。烏石岩墟建立之後，石岩成為新安縣的西北商業重鎮，與南頭城行政中心在西部遙相呼應，風頭一時大盛。

石岩如今是寶安區的一個街道，過去歷經公社、鄉、區、鎮等建制，曾經先後隸屬於番禺、博羅、寶安、東莞、新安縣管轄。此地以客家人居多，客家話為主，也有少部分廣府人，故白話也通行。

石岩客家山歌經久不衰，已有三百年歷史，是廣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抗日戰爭時期，石岩還是重要的抗日據點，日本軍隊攻入新安後，在石岩境內與抗日遊擊隊爆發過幾次激烈戰鬥。烏石岩廟是東江縱隊的聯絡點，一度做過臨時指揮部。當時的住持是中共地下黨員陳冠修，法號「慧清」。他以僧房為據點，秘密翻譯印刷共產主義宣傳資料、傳播革命思想、發展地下黨員，同時蒐集傳遞敵軍情報，建立中共地下秘密聯絡站。後來在一次戰鬥中，這位紅色住持不幸犧牲，古寺旁邊的齋房被炸成一片廢墟，神奇的是，慈石古寺卻毫髮未損，人們在祭拜神靈的同時，也向這位民族英雄英雄燭禮讚。

羊台疊翠陽台山

2 陽台山，論高度在深圳排不進前三，但因為它是「深圳八景」之一：羊台疊翠，所以知名度除了梧桐山、蓮花山等以外，往往要高於其他一些山，足可稱為深圳名山。

說起陽台山，首先便是它的名稱之辯，究竟是「陽台山」還是「羊台山」？也許因為深圳八景的名頭太大，所以一般人大多數只知羊台山，陽台山的名字是20年之後才改過來的。其實準確地說，這次改名應該叫「復名」。

因為在古籍上都稱「陽台山」，在地方志上的記載最早要追溯到明朝，明天順八年（1464年）《東莞舊志》記曰：「陽台山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。」這裏的「縣」是指東莞縣。當時的東莞縣，包括現東莞市和深圳市的大部分地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。明朝萬曆元年（1573年），新安縣（深圳市的前身）才從東莞縣析分出來。據此計算，陽台山的名稱至少已經有560年歷史。

再深究一步，陽台山與「陽台」何干？早在明代嘉靖四十四年（1561年）的《廣東通志》中，便道出由來：「西南五里曰陽台山，山巔之南稍平，形若几案。」古人把山南水北謂之陽，「山巔之南」是「陽」，「形若几案」是「台」，這就是「陽台山」得名的由來。中國古代對山的命名很多都緣於山形，諸如層出不窮的筆架山、馬鞍山等均如此。

至於「羊台山」的說法，盛行只有幾十年，據寶安區史志辦研究人員陳海濱考證，「羊台山」首次出現在一幅意大利傳教士繪製的地圖上，那幅1866年的《新安縣全圖》（《Volontieri Map of Xin'an County 1866》，出版社是德國萊比錫的F.A.Brockhaus），不難推斷，洋人是根據讀音把「陽

台山」誤為「羊台山」。但因為此圖流傳不廣，影響很小，「羊台山」這個名稱很少出現。陳海濱通過查閱寶安區檔案館的檔案，發現從1961年開始，「羊台山」一詞開始在官方文件中出現，如「龍華公社羊台山生產大隊」等。此後，「陽台山」與「羊台山」開始混用，也許是因為書寫方便，「羊台山」逐漸成為主流。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編纂《寶安地名志》，以及2004年被列為新「深圳八景」之一，名為「羊台疊翠」。至此一錘定音，羊台山成為定名。

但隨着深圳越來越重視傳統文化建設，恢復五百多年舊名的呼聲越來越高，深圳圖書館特藏文獻部副主任肖更浩說，據他了解，因為之前有人為「羊台山」編了一些不太靠譜的傳說而且廣為傳播，為了防止以訛傳訛，所以深圳地方歷史文化學者大多主張「羊台山」恢復名稱「陽台山」，以為之正名。他還認為「石岩的本地老一輩居民，他們是客家人，當地客家話習慣叫「羊蹄山」，粵語中發音與「陽台山」或「羊台山」相近，可能也是誤讀的原因。」

2020年1月16日，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發布了《關於徵求恢復「陽台山」地名意見的公告》，正式啟動了陽台山的復名步伐，並最終恢復原名，從中可看出，地名中的歷史傳承與文化內涵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共識。

驅除各種歷史謎團之後，顯出真容的陽台山，實是座美山。陽台山海拔587米，山體橫跨寶安區的石岩、龍華區的大浪、南山區的西麗三個街道，猶如儀態萬方的睡美人，有大陽台山登山覽勝區、小陽台山森林遊覽區、南山林果觀光區、大圍野營區、羅租山休閒娛樂區、冷水坑科普教育區等景區。陽台山瀑布是一大景觀，這裏並非一處，而是十多處組成的瀑布群，從高山垂掛而下的白練，喧騰着激起水花，水氣氤氳，氣勢不凡，一年四季，從不停歇。

陽台山登山節是中國十大登山節，自1997年舉辦以來，已成功舉辦了二十屆，每到重陽節，男女老少便爭先恐後地從各個方向登上這個深圳人的「大陽台」，俯瞰腳下的熱土與遠方的大海。



浪心古村。資料圖

歷經千年的石岩湖溫泉

3 山色必欲湖光襯，有了如此精彩的陽台山，怎可缺少波光粼粼的湖水，於是，便有了石岩湖。

石岩本無湖，因為1960年建了石岩水庫，方天降此湖。所以，石岩湖實乃水庫也。而且是深圳第二大水庫，它與不遠的第一大水庫鐵崗水庫一道，成為深圳人的大水缸，養育着西北部一半的深圳人。

石岩湖除了一碧萬頃的波瀾，最吸引人的大概就是它的溫泉了。

石岩湖畔有個赫赫有名的石岩湖度假村，早在改革開放之初，便大批港人慕名前來泡溫泉，有些泡着泡着就到這裏投資了，從港人泡成了港商。足見此溫泉的神奇功效。

石岩湖的溫泉來自緊鄰玉律村的古泉。

清初學者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》里說道：「新安有湯井，在玉勒村，秋冬常有煙氣。」這裏的煙氣，指的是溫泉的蒸騰熱氣。玉

律古稱又叫做玉勒或藥勒，可見玉律溫泉自古就聞名廣東。

明天順《東莞縣志》載：「湯泉在黃金洞之北，藥勒（玉勒）村前，鄉人以爲烹灑之所。」清康熙《新安縣志》載：「湯井，在玉勒村，水溫暖如湯，能療瘡疾；秋冬，泉有煙氣，海防周希尹命砌以石。」

而舊「新安八景」中就有「玉勒湯湖」，這也是迄今為止深圳境內唯一的天然溫泉。據史書記載，此處溫泉在宋朝便有，因此當在千年以上。

玉律溫泉湯池裏的水溫大約在40度上下，核心區的泉水溫可達60度。玉律村裏的人常年擔泉泡腳，據說連感冒的人都很少。前些年，有專業機構前來檢測過，測出玉律溫泉的水中含有衆多對人有益的礦物質和微量元素，具有強身健體的功效。

玉律村的溫泉養在深閨人未識，卻在石岩湖度假村大放異彩。成為深圳改革開放初期招商引資的利器，這是祖先的蔭德，後人們感受着來自前人的溫暖。

浪心村古韻 大隱隱於市

4 石岩如今很時尚，它的古老主要集中在蕞爾小村，浪心古村便是代表。浪心古村，大隱隱於市，就藏在石岩最繁華的寶石南路旁邊。

從鬧市踏進村落，彷彿一腳走進歷史，斑駁的老牆，凹凸的石板路，加上牆角的青苔，讓人恍惚穿越回去，喧囂盡褪，寧靜頓生。

查史料得知，浪心古村始建於清代早期，至今有近300年歷史。現存建築大部分為清代中晚期建築，建築風格為典型的廣府式排屋，坐東向西，排列整齊，每列房屋中間由寬約1米的小巷相隔，其中前三排保存最好，屋頂上壁畫和浮雕依然清晰可見，其民居建築風格多樣，屋脊、山牆、門額等處裝飾有灰塑或壁畫，內涵豐富，為研究廣府民系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。

村子裏有祠堂、書室、民居、碉樓等，均呈原貌，難的是仍在使用。老房子只要還有主人，就依然有生命。最讓人嘆服的是，村裏的溝渠、下水道排列整齊，歷數百年壽命的排水系統仍然完善，至今還在發揮作用。

黯然內斂的古村，堅守着一方水土，靜默地注視着周遭熱鬧、嘈雜的街市，它與它們平行，並不對

抗。也許它知道，消失的那天應該不會太久遠，但它依然保持着一種高貴的緘默。

離開古村，走不太遠便是應人石村，從村名一望而知，這又是一個與石頭結緣的所在。這個村落明末清初便有了，因劉氏祖先自梅州興寧南遷至此開村立業，繁衍發展。

應人石也藏着一個動人的故事。相傳陽台山下曾住着一對貧賤夫妻，丈夫叫劉善，妻子叫張勤，同村的好色財主垂涎劉妻的美貌，為將張勤佔為己有，財主設計強迫劉善去毒蛇猛獸出沒的陽台山深處採長生不老藥。夫妻分別前約定，妻子每天傍晚到山腳下呼喊丈夫的名字，均能聽到丈夫隱約的回應，日復一日，財主深知丈夫回不來了，欲行不軌，妻子堅貞不從，冒險去山中尋夫，尋到陽台山頂，發現一塊人形石頭，原來回應她的便是這塊石頭，後來全村人發現夫妻倆均未回來，便到山上找他們，在山頂只看到兩塊人形的大石頭相對而立，呼之也有回應，人們稱之為應人石。

這個有點悲情的故事，讓石岩不再是一個堅硬的地方，而有着某種讓人柔軟的深情與浪漫。

現在，每到周末，都有很多情侶會去陽台山，他們能找到那個失去已久的深情與浪漫嗎？